

嘉業堂
叢書

毛詩正義

第七册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敕撰定

變小雅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谷風 蓼莪 大東

小弁八章章八句至作焉 正義曰太子謂宜咎也幽王信褒姒之讒放逐宜咎其傳親訓太子知其無罪閔其見逐故作此詩以刺王經八章皆所刺之事諸序皆篇名之下言作人此獨末言太子之傳作焉者以此述太子之言太子不可作詩以刺父自傳意述而刺之故變文以示義也經言弁彼鸞斯不言小鳥曰小弁者弁

樂也鸞斯卑居小鳥而樂故曰小弁 弁彼至之何

正義曰言樂乎彼鸞斯之鳥鸞斯之鳥出食於野飽而
則歸同飛提提然聚居歡樂也以興樂者彼天下之民
此民父子出入宮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聚居歡樂也
今天下民莫不父子相養我太子獨被放而不得其然
是比民鳥之不如太子言曰我憂之也太子既放棄而
憂故號泣而訴云我有何罪乎上天致此冤枉問天云
我罪維如何乎欲天辯其罪之所由太子既憂如此其
傳言我心爲之憂矣知王如之何乎 傳鸞卑居至羣
貌 正義曰鸞卑居釋鳥文也卑居又名雅鳥郭璞曰
雅鳥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爲鴨鳥是也此鳥名鸞

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苑彼柳斯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鳥部立鸞斯之目是不精也此鳥性好羣聚故云提提羣貌羣下或有飛亦衍字定本集本並無飛字箋被雅至獨不

正義曰以經言歸飛是有出時故言出食在野以喻人父子出入宮庭也以鸞求食喻人相與飲食也以鳥喻凡人當文爲興言傷今太子獨失所知者以下云我獨故探之以明興意集本定本皆無然字俗本不下有然衍字傳幽王至殺之正義曰史記周本紀曰幽王三年嬖愛褒姒生子伯服太子之母申侯女爲后欲廢后并夫太子用褒姒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太子又鄭語

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卑必伐之
是放而欲殺之事也 傳舜之至父母 正義曰毛意
嫌子不當怨父以訴天故引舜事以明之言舜之怨慕
父母之時日往于田號泣訴於旻天乎我之父母也言
爲我父母而不愛我故怨之孟子云萬章問曰舜往于
田號泣於旻天何爲然矣孟子曰怨慕也長息問於公
明高曰舜往於田則吾旣得聞命矣號泣於旻天於父
母則吾不知之矣公明高曰非爾知也我竭力耕田供
爲子職而已父母不我愛於我何哉大孝終身慕父母
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引此者言大舜尙怨故
太子亦可然也 跽跽至疾首 正義曰太子放逐由

王信讒所致言蹶蹶然平易者周室之通道也今日窮盡爲茂草矣茂草生於道則荒道路以喻通達者天子之德政也今日王政窮盡爲褻妣矣褻妣干王政則敗王德今王盡信褻妣之讒太子所以放逐王行如此故我心爲之憂傷怒焉悲悶如有物之擣心也又假寐之中長歎此事維是憂而用致於老矣其我心之憂矣以成疾病如人之疾首者疾首謂頭痛也箋此喻至四方正義曰此舉周道有茂草之荒鄣礙行路使行者不達於四方以喻幽王信褻妣之讒敗亂德政不通於四方時王雖無道非路絕行人實生茂草直取茂草之穢道路猶褻妣之亂王政假以爲喻耳傳怒思擣心

疾 正義曰怒思釋詁文擣心疾所思在心復云如擣則似物擣心故云心疾也說文云擣手椎一曰築也

箋不脫至假寐 正義曰宣二年左傳說趙盾盛服將

朝尙早坐而假寐是也 維桑至安在 毛以爲言凡

人父之所樹者維桑與梓見之必加恭敬之止況父身乎固當恭敬之矣旣恭孝如此以至不容故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怙其母以長大者今我獨不連屬於父乎不離厯於母乎何由如此不得父母之恩也若此則本天之生我我所遇值之時安所在乎豈皆值凶時而生使我獨遭此也毛指謂父也裏指謂母也 鄭唯毛裏爲異餘同 傳父之所樹 正義曰此

假之於凡人非謂幽王所樹桑梓 傳毛在至言母

正義曰人體皆毛生於表而裏在其內毛在外陽裏在內陰以父陽母陰故假表裏言父母也屬者父子天性相連屬離者謂所離厯言稟父之氣厯母而生也傳於屬離之義當然其言小與鄭異其意則大同也孫毓謂傳爲長而云母斥褻姒褻姒乃是太子之讎寧復望其依恃之恩又太子豈離厯褻姒而生也而言不離哉毓之所言非傳旨也 箋不處母之胞胎乎 正義曰此太子爲父所放耳非母放之而并言母者以人皆得父母之恩故連言之其意不怨申后也 箋此言至吉凶正義曰言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乎則本初生之辰

有所值故知謂六物也昭七年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
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服虔以爲歲歲星
之神也左行於地十二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日也
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是爲六物也
苑彼至假寐 正義曰言有苑然而茂者彼柳木也
此柳由茂故上有鳴蟬其聲嘒嘒然有灌然而深者彼
淵水也此淵由深故旁生荇葦其眾潏潏然柳木茂而
多蟬淵水深而生葦是大者之旁無所不容猶王總四
海之富據天下之廣宜容太子而不能容之至使放逐
譬彼舟之流行而無維制之者不知終當所至以此故
我心爲之憂矣不得閒暇而假寐言憂之深也 箋大

者至不容 正義曰定本無旁所二字 箋言今至所
至 正義曰於時申后廢黜非復能容太子言不爲王
及后所容者因上瞻父依母之文連言之耳太子奔申
則是有所至矣言無所至者棄儲君之重而逃竄舅家
非太子所當至故也 鹿斯至之知 正義曰此鹿斯
與鸞斯柳斯斯皆辭也言鹿之奔走其勢宜疾今乃維
足伎伎然安舒而稽留以待其牝鹿而俱走也雄雉之
於朝旦雉然而鳴猶爲求其雌雉而並飛也鹿雉猶得
偶以俱遊今太子之見放逐棄其妃匹不得俱去是鳥
獸之不如也譬彼內傷病之木以內疾之故是用無枝
也猶太子無匹之故不得生子故我心之憂矣曾無知

之者 箋雉雉至不如 正義曰高宗彤日雉升鼎耳而雉說文云雉雄雉鳴也雉鳴而勾其頸故字從佳句此雉言雌鹿不言牝鹿言足遲爲待之之勢獸走故以遲相待鳥飛疾故以鳴相呼皆互見也言又鳥獸之不如者前不如蟬輩今不如鳥獸故言又也 傳壤痍謂傷病 正義曰釋木云痍木苻婁某氏曰詩云譬彼痍木疾用無枝苻婁痍內疾痍磊故疾用無枝郭璞曰謂木病尪偃癭腫無枝條者舍人曰苻婁屬下句獨爲異也 傳塋路冢至箋不忍 正義曰塋者薶藏之名耳此言行有死人是於路旁故曰路冢左傳曰道塋相望是也言此不知者謂不與走獸死人有相知其心不

忍耳 君子至佗矣 正義曰言君子幽王信褒姒之
讒曾不思審得卽用之如有人以酒相醕得卽飲之此
王所以然者君子幽王心不愛太子之故由此聞讒卽
遂不肯安舒而謀慮之伐木尙倚其木之巔矣不欲妄
踏之析薪尙施其薪之理矣不欲妄折之彼人尙不欲
妄損折薪木今王非理而害太子其意乃不如彼伐木
折薪之人舍彼有罪之褒姒於我太子之加罪矣言太
子無罪王妄加之 箋醕旅醕 正義曰酬酢皆作酬
此作醕者古字得通用也酬有二等旣酢而酬賓者賓
奠之不舉謂之奠酬至三爵之後乃舉嚮者所奠之爵
以行之於後交錯相酬名曰旅酬謂眾相酬也此喻得

讒卽受而行之故知是旅酬非奠酬也 傳伐木至其理 正義曰伐木而言倚是畏木倒而倚之明倚其巔矣倚者倚也謂以物倚其巔峯也析薪而言施明隨其理施者施也言觀其裂而漸相施及故箋云觀其理是也 傳佗加 正義曰此佗謂佗人也言舍有罪而以罪與佗人是從此而往加也故曰佗加也 莫高至我後 正義曰王旣信讒而加罪於太子仍有殺太子之心謂人不知故告之言莫有極高者非是山也言山最極高莫有極深者非是泉也言泉最極深然山雖高矣人能登其巔泉雖深矣人能入其淵是亦無所不至也人旣無所不至難以匿其情矣王今實有殺太子之心

而謂人不覺人猶有默而存於心知王之欲殺太子也
如此則君子幽王無輕易用讒人之言將有耳屬而聽
之於垣壁者知王受人之讒言也王之所愛褒姒也故
禁之言人無得逝之我魚梁無得發開我魚笱若之我
梁發我笱是欲盜我所捕之魚此必有盜魚之罪以言
褒姒亦無得輒之我王宮無得求取我正愛若之王宮
取王愛爲盜我母子之寵必有盜寵之愆也褒姒旣盜
寵行讒太子於先念己旣已被讒恐死之後懼更有被
讒者無如之何旋卽自決云我身尙不能自容何暇憂
我死之以後乎 箋山高至者焉 正義曰箋顧下云
無易由言是禁王受讒畏人知之辭故爲窮高極深人

所升入無所不至以喻知王之隱情也王雖避逃受讒之名猶有默心存念知王之情但不言耳然天高於山海深於泉而不言者據人所可履踐之處而言也 傳念父至而慕 正義曰言無暇憂恤是先有其志念固而不暇耳先有志者卽念父也念者恐其將受讒今無如之何故自決也高子曰以下皆孟子文也而怨父危疑之理先達已有是非之論以此篇終故引之以明義也案彼公孫丑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非高子自與孟子對言也趙岐曰高子齊人也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人也固哉言其固陋也高子年老於孟子故謂之高叟重言固哉高叟之爲詩傷其不達詩意之甚也凱風

親之過小者以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故親之過小也
小弁則王欲殺太子是親之過大也愈益也而過大矣
而孝子不怨以越人過其親是益疏也故曰不孝磯激
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亦不孝也孔子曰以
舜年五十而思慕其親不殆稱曰孝之至孝之不可以
已也孔子之善舜知高子譏小弁爲不達詩之意也皆
孟子與其弟子公孫丑相荅問不言公孫丑者取其意
而略之也 巧言六章章八句 悠悠至無辜 毛以
爲大夫傷讒而本之故言悠悠然我心憂思乎昊天訴
之也王之始者言曰我當且爲民之父母也自許欲行
善政今乃刑殺其無罪無辜者之眾人王政之亂如此

甚大也。昊天乎王甚可畏。我誠無罪而罪我是可畏也。昊天乎王甚虐大。我誠無辜而辜我是虐大也。鄭唯言王爲亂如此甚傲慢無法度。及昊天乎王甚傲慢爲異耳。皆以且爲辭。傳幬大。正義曰釋詁文禮肉鬻亦謂之幬。箋幬敖至法度。正義曰幬傲慢釋言文易傳者以下言已威爲甚可畏而泰幬言甚大非類故爲傲慢。下旣爲傲此亦爲傲也。幽王之惡始終一也。始者言其身且爲民之父母者無道之君皆自謂所爲者是道。非知其不可而爲之也。故其初卽位皆許爲善。但行不副言。故詩人述其初辭以責之。亂之至遄已。毛以爲上旣言王之亂。又本亂之所由言亂之初所以生。